

萬 有 文 庫

第 二 集 七 百 種

王 雲 五 主 編

歷代名人書札

附 續 編

(四)

吳 會 祺 編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總編輯者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龔鞏祚答人求墓銘書

藏幽之有文。又從而鰭其詞。炎漢以來。未有改也。顧禮何心哉。吾遇人求請藏幽之文。輒心動。不悄戚其容。與區別其狀之詞而來者。弗許也。悄戚而來者。亦悄戚而應之。鋪敘旣成。意尙未能和。何哉。古之始爲是制者。何心哉。雖巨富貴。重以賢聖。至於殷湯。猶不能以爭天下。古今之勢。故詩曰。高岸爲谷。深谷爲陵。仁人者。姑盡吾愛。以附不欲速朽之義。謂夫功德文章行誼之蹟。與其有令聞之子孫。具於辭。冀哀而掩容。與區別其狀之詞而來者。弗許也。悄戚而來者。亦悄戚而應之。鋪敘旣成。意尙未能和。何哉。古之始爲是制者。何心哉。雖巨富貴。重以賢聖。至於殷湯。猶不能以爭天下。古今之勢。故詩曰。高岸爲谷。深谷爲陵。仁人者。姑盡吾愛。以附不欲速朽之義。謂夫功德文章行誼之蹟。與其有令聞之子孫。具於辭。冀哀而掩誌銘。謹撰上墓表。

王懋竑與喬念堂先生書

展視而前所得者。都已忘之矣。嘗觀古之君子。用力於學者。必有一段真精神。真骨力。其堅苦刻厲。有非人之所能堪。而後可以自持於千百年之遠。今委靡頹敗如此。恐遂汨沒不復振拔。而終無以與於賢人君子之列。以是爲恨。恨爾。他不足道也。數月來。閒取梁溪顧高諸先生語錄文集讀之。略有以窺其門庭。展視而前所得者。都已忘之矣。嘗觀古之君子。用力於學者。必有一段真精神。真骨力。其堅苦刻厲。有非人之所能堪。而後可以自持於千百年之遠。今委靡頹敗如此。恐遂汨沒不復振拔。而終無以與於賢人君子之列。以是爲恨。恨爾。他不足道也。數月來。閒取梁溪顧高諸先生語錄文集讀之。略有以窺其門庭。

徑路之所在。始知古人去人正復不遠。人自苦墮落耳。自省十年以來。直在利欲膠漆盆中。顛倒過日。而襲取謹厚和柔之名。以自文。思之可恥。可愧。使得生數十年之前。及諸先生之門。激厲磨淬。當必不至敗壞若此。竊憫然自傷其不幸。而遺風猶存。微言未絕。則又不甘遂以凡民自棄。而不思所以振拔之方也。旅寓無他事。常自檢點。此心放逸決驟。都自把捉不住。昔人所云。如馭奔馬。如轉磐石。未有足以形容其難者。彌天罪孽。只自此中造之。朱子曰。克己別無巧法。譬如孤軍。猝過強敵。只得盡力捨死向前而已。更何言哉。其直截痛快如此。竊嘗諷道之。有志焉而未逮也。館事向已辭絕。邇來忽變其說。再四強留。知己之誼。不無感激。然將毋情切不可復挽。遂決意北還。靈高以書來云。此君子素位而行之義。非所敢當。特以麋鹿之性。與山林相宜。朝市間決無安身處。強顏對人。終非本色。只得退避耳。明歲之計。竟無著落。此事浮沈一切聽之。此中已無毫髮繫念。但日夕歸來。又未知如何措置。先生別有可以爲地者。略爲留意。其中曲折。家兄自能道之。不多及也。草草語無倫次。并亮不一。

王懋竑與方靈皋書

別違以來。條踰十載。前者曾兩致書。亦不記作何語。其時言語文字之禁甚嚴。大概皆非所欲言於吾兄者也。頃者吾兄進秩閣學。侍直內廷。閣學者漢之御史大夫。唐之門下省。宋之參知政事。而侍直內廷。則漢之給事中。唐宋之翰林學士也。其位望爲不輕矣。古之君子。若漢汲長孺。蕭太傅。唐魏鄭公。狄梁公。宋文貞公。宋范文正公。司馬溫公。其所遇之時。所居之職不同。而皆以忠言讜論高行直節著於朝廷。垂於史冊。百世而下。聞之者爲之感慕興起。吾兄之所以自待。於諸君子何如也。則今日之謨謀啟沃。爲國家

根本長久之計。而服天下賢士大夫之心者。其必有在矣。弟雖疏遠。竊願聞焉。聖天子在上。方將追蹤堯舜。掩迹成康。詔旨屢下。愷澤滂流。四海喁喁。想望太平。而吾兄以天下重望。任股肱心膂之寄。此可謂明良相遇。千載一時。而不能有所建明。改易更革。登斯民於衽席之上。措國家於太山磐石之安。則生平所學。亦爲無用矣。其在書曰。非知之艱。行之維艱。又曰。木從繩則正。后從諫則聖。又曰。不邇聲色。不殖貨利。又曰。兢兢業業。一日二日萬幾。又曰。任賢勿二。去邪勿疑。又曰。有言逆於汝心。必求諸道。有言遜於汝志。必求諸非道。又曰。好問則裕。自用則小。能自得師者王。謂人莫己若者亡。此皆迂闊熟爛之言。人人所共知者。而爲治之道。卒不出此。若舍此而別爲高奇之論。廣博之說。俱非所以輔翼盛德。贊勳邅治也。自古大臣格君定國者。必以自治爲本。秦漢而下。有儒者氣象。惟諸葛武侯。其爲政也。開誠心。布公道。集衆思。廣忠益。今之君子。有能使人勤攻吾之闕者乎。有能使人事相違覆。至於十反者乎。欲人君之納諫。必自能納諫。欲人君之求賢。必自能求賢。若不取剛明公正之士。以自輔。而一有讒諂諛佞之人。介於其側。則自治已疎。而以格君定國。不亦難乎。此不當爲吾兄言。然朋友箴規磨切之道。不得不以此。朽耄戇愚。無所忌諱。切惟諒之。中朝諸公。弟多在從遊之末。近皆有字通問。而有不敢盡者。抑願以此推言之也。方今延登故老。收召賢俊。凡所建明。已曠然其一變矣。而根本節目之大。尙未能別白言之。至於設施措置之際。亦有未盡符合。而拾遺補缺。裨贊朝廷者。未之或見。欲求宋之劉器之。陳瑩中。鄒志完諸公。蓋不可得。草茅不知內事。萬一其間。或有造浮言。飾邪說。以眩惑視聽者。葵藿野心。竊爲之私憂過計。而未敢以忘言也。易之夬卦。以五陽決一陰。而揚於王庭。孚號有厲。其危如此。姤卦一陰始生。五陽皆不能以自立。君

子小人勝負之幾。大概如此。昔人謂元祐諸君子。但知異己者之爲小人。而不知同己者未必皆君子。此亦千古之炯戒也。弟年齒亦暮。疾痛益侵。耳目昏聩。不與一事。欣逢盛世。自託故交。傾瀝言之。不覺累幅。望勿以示人。其有未當。願賜還答。天氣嚴寒。惟道體爲時自重。

鍾淵映答李武曾書

武曾足下。今春足下過我。值僕委頓牀第間。氣息惛然。門者以病之亟也。弗爲通。足下不棄。貽書見誨。所以慎疾者具備。何足下愛僕者深。而急之不容已若也。獨謂僕之病。由言語不節。與窮覽書史所致。則足下所聞者似矣。而非其本也。僕自幼羸弱。藥石與俱。終歲之間。病常六七。雖復無恙。以逮於壯。而支體侵削。腰僅逾握。僕之得於天者。嗇矣。及未病前數月。飲食如故也。動履如故也。然每至夜分。則輾轉反側。申旦不寐。心竊憂甚。舉以問醫。漫云無害。而不知僕之病。其中者久矣。世有和扁。必當察見形色之表。僕既不遇其人。故未久而病。病而旋愈。旋發。不卽治也。嗟乎。僕生平無飲食男女之欲。淡仕進之志。足下所知也。惟中有不可解者。塊然獨處。伊鬱隨之。遇一二同志。與語今昔成敗理亂之迹。賢否得失之數。彌日不倦。否則流覽載籍。以爲千百年古人之精神。皆萃於此。士不遇坐老其中足矣。斯固性使然哉。被病以來。醫戒曰。不急謝若客。屏若書。病且不治。僕謹守其約。杜門不出。三年以內。委人事。謹起居。卽交好如足下者。歲不過一二見。僕又素不喜雜遇異己者。往往嚙不出一語。人以爲誚。既病矣。不獲從吾徒談笑爲樂。而顧對臧獲僕妾。較米鹽瑣屑。刺刺不休。足下謂有是乎。夫古人抱病著書。僕不幸有古人之疾。而無古人之才。居恆每自奮曰。人之所以壽者。非獨其形存而已。固有道焉。苟置其心於無用。而年躋髦耄。亦何

異深山之木石。大澤之龜蛇也。不揣愚陋。思有以表見於世。而復念古人之書。其卓然不可磨滅者。類以神志爲主。僕病且久。觀書不盈帙。輒眊眊然。其神志半已消耗矣。卽不自已。亦終不能必傳如古人。而且有沈痼之疾。若天假之年。幸而稍愈。僕終將奮力斯道。以無負所志。今日而亟亟焉。固無益也。足下猶以向日之僕而疑之哉。雖然。僕非與足下辨也。懼以不慎疾之故。爲知己憂。故敢白其所以。惟足下裁察。

盧文弨與弟文韶書

愚碌碌在外。不能事二人。以與吾弟相聚。前以弟年尙幼。故未嘗有書與吾弟。今弟已十有五年矣。離幼志而卽成人。在此時也。吾弟兄只二人。比聞吾弟年來多病。殊爲憂念。今年已長。當能自爲調攝。念吾房恒不利於長子。其成立者。每在於次。今吾年三十三。尙無子嗣。雖竊祿於朝。曾不能備吾父母一日之膳。茫無端緒。且慚且懼。吾少時性情直戇。不耐委曲。又讀書不多。益友亦少。至今不能研求義理之精微。補我之闕。繩我之非。誠不能無望於吾弟。吾意中所欲言者。亦不可不爲吾弟盡也。我高曾以上。世有隱德。年代久遠。雖無從詳悉其行事。然觀其所以命字者。不取美稱。而顧以庸以呆自號。則其行蓋可想而知矣。昔者吾高祖行之第六房無子。其妾懼或利其貲財而求爲嗣也。乃詐取他人之子。子之。後吾宗人知之。相率爲文以告於祖。明其爲異姓也。不許與吾宗齒。懼瀆姓也。然聽其妾子之。而不更爲立後。示皆不利其所有也。處處如此。可不謂仁至而義盡乎。吾祖少卽喪。吾曾祖家徒壁立。不忍見寡母之勞瘁。獨自走四方。辛勤節嗇。盡贖歸祖遺之產。無所師授。而能自立於學。精於歌詩。所友皆當世知名之士。盡得鍾王楷法。曩家中尙藏有習字帖一大篋。朱墨重迭。大小交互。其勤學如此。吾少時無知識。以爲廢紙無用。

而焚之。使吾弟不及見。大恨事也。吾祖嘗從人借銀若干。其人之出也微。執禮與吾祖甚恭。後復折券棄負。吾祖既貧不能償。感其意。署券尾以示子孫。今其人之子亦登甲科而爲縣令矣。吾雖不與其人深交。然未嘗於人前言其所出也。樂卻胥原降在阜隸。白屋之子多出公卿。天下事寧有常哉。況有德於吾祖者哉。吾鄉一輕薄子在京。曾以此事見質。吾謝不知。此語若出自吾家。無論非忠厚之道。亦甚違吾祖之意也。父親績學工文。屢困場屋。然世間得一仕人易。得一通人難。彼徒富貴者。其奚足羨也。吾生時正值家中匱乏之際。四五歲時。祖父母親撫養之。稍長於猥賤之事。無所不爲。嘗糴得官米。吾晚從學堂歸。恒自舂也。薪有數等。惟莊柴易斯。若松柴栗柴難斯。吾爲之故知也。晨起溫宿粥一甌食之。進學堂歸。家午飯。或值未炊。卽爲佐炊。夏間則日昃又歸家飯。乞糕餠湯一盂。取餘飯和之以食物。有定價者。常至市買之。此皆吾所甘爲。獨意有所甚苦者二。緩債取租而已。蓋吾素不工於語言。故惟此二事爲難能也。父親處館於外。不能自教子。吾時讀書。不知門徑所從人。好抄書。亦非世間希見之本。徒費日力於此。而不知務乎其所當務也。吾將來雖得富貴。亦必念夙昔艱難。不敢稍自佚樂。況不能養吾父母。而吾顧忍持梁而齒肥乎。曳絲而履縞乎。辛酉來京師。行裝蕭然。短褐不完。書籍亦不能攜。初時借金氏書以讀。此時金氏兄弟外任者。分攜書卷以出。遂無處可借。又無錢以買書。及今熟讀強記。亦恐不能堅牢。況並此無之耶。吾弟當知得書之難。則家中所有零篇斷簡。皆當寶之。此皆吾祖手所置者。好學人不必整齊書。方始可看可讀也。吾舊時妄自期許。若得志必先調恤宗黨之窮者。今卽二親尙不能盡菽水之養。又何能及他人。又何能辦他事。諺云。樹高千丈。葉落歸根。吾之在此。豈遂爲北平始遷之祖乎。要必歸於杭州矣。吾

弟不日卽有家室之事。住屋本少。又棄其半。何以相容。棄之甚易。得之甚難。今日欲如吾祖之贖歸祖產。豈易言也。詩云。詒厥孫謀。以燕翼子。又曰。我躬不閱。遑恤我後。此二言者。吾弟奚志哉。吾宗衰微已甚。並黃口兒計之。亦不過三十餘人。其中年而無子嗣。及貧不能娶者。又往往而是。吾力雖不足以振之。而愛護之。惟恐其有傷。固情之不能自已焉者也。人安得盡大聖大賢。孟子謂不中不才。亦宜養之。而不宜棄之也。人至清則無徒。假如吾家有慶弔大事。宗族親黨。咸懷嫌怨。至者殊寥寥。其何以備禮而達情乎。自天子以下。皆當合歡心。以祝其先。寧云愚不肖者。其歡心可不必得也。則敬宗收族之義。乃吾所重望於吾弟者也。人不可不自立。祖父之賢。不可恃也。所謂甘棠猶愛之。況其子者。固由德之入人者深。亦當子弟之不肖未甚。或其時世風猶厚。時不忍於遽棄也。吾家宇安族之正人。予舊亦受其飲食教誨之德。族子弟有干犯者。非不能告官懲治。憫而不爲。但擯斥之而已。卒亦未嘗不復之也。今宇安死未幾。而其子不肖。人亦何暇念及其父哉。天下好者難見。醜者易見。亦其勢然也。可無懼乎。蘇洵作族譜引。言其族之俗。昔美而今不美也。然未嘗斥言其人。則言者無傷於忠厚。而見者足以爲鑑戒。至於死者之失。旣不可以追改。而吾明言其人。直書其事。獨不慮傷孝子慈孫之意耶。吾弟宜戒之慎之。如近日互爭墳地。一則不能保其父之所有。而轉售。一則必欲奪其父之所。予以自利。其將謂宋之禍。宣公成之乎。可慨也已。吾與弟相隔三千里。會面不知何時。胸中所欲言。猶恨其不能盡也。意緒雖多。總之積德培福爲事。德者何。忠厚是也。前人之可法者多矣。吾所言十之一二而已。然可類推也。吾事多不能常寄信。吾與他人固不若是之煩言也。弟其思吾意。

盧文弨與從子掌絲書

所疏不知出處及疑議若干條。具答在別紙。此士安所謂遭人而問。少有寧日者也。掌絲之虛懷而勤力也至矣。雖然。吾竊以爲更有進焉者。蓋人之爲言。皆曰學問。將學焉而繼之以問耶。抑問焉而卽以是爲學也。夫寡聞寡見之蘄。至於多聞多見也。有道焉。得其道則耳目可以不勞。思慮不至龐雜。而其爲功也易。近世類書頗多。又諸文集。亦多有注釋箋解。然則讀書之易。宜莫如今日。然吾以爲殫見洽聞之助。不在是也。蓋已經翦截割裂。於事之始末。語之原委。必有不能貫通曉析者矣。今以掌絲之資性。日力計之。吾不必責以高遠難行之事。六經以外。如爾雅說文史記漢書。皆所當讀也。然後博覽羣書。其不解者。鮮矣。此言初聽若迂。然吾爲掌絲細審之事。無有捷於此者。且不必遽爲程限。但日日讀之一卷畢。則此一卷之事。與言見於他書者。自一覽而得也。推而數卷至數十卷。莫不然。初可以省問之一二。繼可以省問之五六。又繼可以省問之八九矣。苟若是。則其用安有窮哉。然此猶爲記誦言之也。若夫以之明理。以之處事。則所得者。益不可以數計。此事逸而功倍之道也。不然。則掌絲數月以來。所不知者。豈盡於此乎。吾所縷析以答者。能一一記之。後不復問乎。同一事也。而出於人之所援引者。又各不同。其能明乎此而卽無惑於彼乎。吾是以深嘉掌絲之好問。而尤願掌絲之好學也。掌絲果從事於吾言。則其於問也。亦必有更進於此者矣。

姜宸英上某公啓

姜應麟字泰符。以抗疏請立東宮。貶廣昌長史。卽先生曾祖也。

老夫子大人臺下。前歲騶從入都門。此時倉皇取道。未獲一陪几杖。至今餘歉。茲者老師以問世之姿。當泰交之會。晝接駢蕃。榮膺副相。數月之間。正論日陳。凡在有識。無不舉手加額。謂太平可立致。況辱知如宸英。其爲慶幸。當何如耶。值茲初暑。伏望尊履與時增攝。宸英才質。驚下凡事。都不如人。自遭變以來。神識荒憤。自分廢棄。不堪與時輩伍。老師猶欲取江湖之敗梗。所爲漂泊而不止者。收植之以冀其異日之扶蘇而蔭蔚。雖萬不可得。然而用意則已厚矣。知己則已至矣。其在於英。宜若何感激而思圖報於萬一也。乃經年鹿鹿。尺幅之紙。未達於從者之聽。其爲疎慢之罪如此。在旁觀者。猶以爲不可。而英竊恃之以無恐者。以老師知我之素。有不在於區區形迹之間者也。茲因三世兄之便。附候起居。兼陳愚款。惟江海涵納。憐而鑒之。外別具先曾祖太常公誌銘一卷。先太常首爭冊封事之首尾。皆老師所熟聞。故不贅述。兩總裁老先生各上書一通。懇其立傳。老師力賜主持。而商榷之於諸同館先生。先人之靈。沒且不朽。又先侍御公諱思睿。太常公從子。歷參烏程宜興相。久著直聲。已託萬門生於崇禎邸報中。代爲搜錄。倘得附傳。亦闡微之一德也。臨稟不任惶悚。宸英謹稟。

惲格與王石谷

石谷王翬字也。工畫山水。惲先生初亦學山水。見石谷畫。遂輟不爲。以花卉稱絕藝云。去足下不覺五日。五日在田舍。執卷據案。輒思睡。一無所爲。閒拈豪構思。擬成文。究無一字。嘆悶而已。兄不到水庭。鎮日閉門拒俗客。所經營絹素。當更得奇宕險怪之想。然南田不在。卽得意有誰能稱快。叫絕者。卽有之。想吾兄亦何屑聽其妄爲評論。使蒼蠅聲之入耳也。自兄來此。弟素狂不怯人。今乃不能著一

筆間持筆。輒念石谷。念石谷百遍。稍稍得一兩筆。得一兩筆後。輒又慮石谷他時或見之也。復爲躊躇久之。弟與兄庶幾稱肺腑矣。而忍視我坐顛倒想中。過五十小劫耶。曹生洞庭秋帆小卷設色。必已甚麗。曹生去時。正遇洞庭秋風。足下尺幅。乃欲與造化爭麗耶。弟畫歸棹圖。因詩未成。尙在案頭也。董思翁畫一幅送玩。曹卷未送。肯付一賞不。

于成龍與友人荆雪濤書

公在羅城七年。招流亡。脩學校。增陴浚隍。定昏喪之制。以卓異遷全州知州。廣西柳州羅城。偏在山隅。土司環繞。山如劍排。水如湯沸。蠻煙瘴雨。北人居此。生還者什不一二。土民有獠獍豺狼之種。性好鬪殺。順治十六年冬。初入版籍。成龍以十八年之官。選授後。親者不以爲親。故者不以爲故。行次清源。同年生王吉人。慷慨好義人也。夙知成龍家食。尙可自給。勸勿往。成龍時年四十五。英氣有餘。私心自度。古人利不苟趨。害不苟避之義。何爲俯首不答。抵舍別母及家人。典鬻田屋。得百金。攜蒼頭五人。頗勇壯。可資瀕行。族屬老稚相餞。歡飲至夜。扶醉就枕。而天已曙矣。兒子廷翼爲諸生已久。猶謹樸如處子。以田產文券。歷歷付之。但命之云。我爲官。不顧汝。汝作人。莫思我而已。拜先祠。別老母。門內外。但聞哭聲。不復回顧。此時壯氣。可吞獠獍。而餐煙瘴也。行及湖南冷水灘。臥病。扶掖陸行之桂林。謁上官。見羸體伶仃。驚憫特異。皆勸以善調治。勿亟赴羅城。抱疴之人。至是胆落。往日豪氣。不知消磨何所矣。羅城與融縣沙鰲連界。行至沙鰲。登山一望。蒿草滿目。無人行徑。回憶同年生之忠告。不置。八月二十日。入縣中。居民僅六家。宿神廟中。永夜不成寐。明日到縣。庭無門垣。草屋三間。東斷爲賓館。西斷爲書吏舍。

中闢一門入。亦屋三間。內廨支茅穿漏。四無牆壁。鬱從中來。病不自持。一臥月餘。從僕環向而泣。了無生氣。張目一視。各不相顧。乞歸無路。扶病理事。立意修善。以回天意。凡有陋弊。清察釐革。無幾何。一僕死。餘僕皆病。成龍自忖。一官落魄。復何恨。諸僕無罪。何苦貽累。丁甯令各逃生。一僕蘇朝卿。仗義大言。若今生當死於此。去亦不得活。棄主人於他鄉。卽生亦何爲。噫。幸有此也。當時通詳邊荒久反之地。一官一僕。難以理事。乞賜生歸。當事者付之一笑而已。無何。蘇僕亦死。而大兒續覓四僕來。又前後死其三人。止存一僕。晝夜號咷。如風魔。遂聽其歸。萬里一身。生死莫主。夜枕刀臥。牀頭樹二槍。以自防。然思爲民興利除害。囊無一物。猺獠雖頑。無可取之資。亦無可殺之讎也。事至萬不得已。則勉強爲之。申明保甲。不得執持兵器。間有截路傷命。無蹤盜情。必務緝獲。推詳真實。誅戮立時。懸首郊野。漸次人心信服。地方寧靜。而地與柳城西鄉接壤。其人祖孫父子。生長爲賊。肆害無已。申明當事。輒以盜案置之。成龍思漸不可長。身爲民父母。而可使子弟罹殃咎乎。約某鄉民練兵。親督勦殺。椎牛盟誓。合力攻擊。先發牌修路。刻日進攻。此掠未奉委命。而擅兵。自揣功成。罪亦且不赦。但爲民而死。奮不顧身。勝於瘴病死也。渠魁俯首。乞恩講和。擄男女牛畜。皆送還。仍約每年十月犒賞牛酒。敢有侵我境者。竟行勦滅。蓋獠人不畏殺。惟以剝皮爲號令。而鄰盜漸息。至是上官採訪真確。反厭各州縣之請兵不已。報盜不休爲多事也。嗣後官民親睦。或三日或六日。環集問安。如家人父子。言及家信。杳絕。悲痛如切己膚。土謠云。武陽岡三年必一反。比及三年。食寢不安。人心旣和。謠言不驗。又云。三年一小勦。五年一大勦。比及三年。又復無事。而民俗婚喪之事。亦皆行之。以禮感之以情。羅城之治如斯而已。謬蒙上官賞識。列之薦章。遂有四川全州之擢。自數年來。本非

爲功名富貴計。止欲生歸故里。日二食。或日一食。讀書堂上。坐睡堂上。首足赤露。無復官長體。夜以四錢沽酒一壺。無下酒物。快讀唐詩。痛哭流涕。並不知杯中之爲酒。爲淚也。回思同僚諸人。死亡無一得脫。興言及此。能不寒心。是以赴蜀之日。益勵前操。至死不變。此數年大概也。偶書寄以發知己萬里一慨。

朱彝尊報周青士書

久不得足下書。客自京師郵致一通。發函誦之。喜溢顏面。至及交道之薄。抑何言之悲也。足下平居急人患難。至稱貸益之。自僕里居時。亦有竊笑足下之愚者。今坐困若是。恆人之情。方益誚訕之不置。又誰援足下於阨者耶。雖然。足下其無患。孔子曰。富而能及人者。欲貧而不可得也。矧足下昔未嘗富。而皇皇以及人爲念。天雖欲長貧。足下得乎。足下但肆力文章。勿以貧賤戚戚。來教吾黨數人。漂轉四方。天自輶荒。武曾類皆有所遇合。而聽聞之謬。謂僕以古文辭傾動一時。比之不龜手之藥。其業則均。而泝澣泣封侯有異。則僕誠有所未安。僕頻年以來。馳逐萬里。歷遊貴人之幕。豈非飢渴害之哉。每一念及。志已降矣。尙得謂身不辱哉。昔之翰墨自娛。苟非其道義不敢出。今則徇人之指。爲之惟恐不疾。夫人境遇不同。情性自異。乃代人之悲喜。而強效其歌哭。其有肖焉否耶。古之工於此者。莫若陳琳阮瑀。工而多者。莫若劉穆之。然傳於今者特少。則以當時雖歎其工。而之三人者。終未慊於心。以爲不足傳而棄之者多也。至徐幹懷文抱質。有箕山之志。自出其文爲中論。傳世最久。儒者取焉。然則欲文之工。未若家居肆志者之獨得矣。足下方登古人之壇場。而左右之。於以裂土封侯。蓋無不可。若僕者。乃所謂泝澣泣焉爾。與足下別六年。未得歸。聞足下困阨不能救。私心負疚無已。束脩之入。聊分銖兩。爲卒歲之需。傳天自己歸。足下試取

酒飲之。告以鄙言。則不特爲足下勉之而已。

朱彝尊與李武曾論文書

僕自季夏與武曾別。舟行無事。每誦武曾送行之文。雖未及方駕乎古人。其於今之爲古文詞者。固已不侔矣。日月逾邁。易夏而冬。知武曾近所造就。當有十倍曩昔者。然僕竊感古之君子。往往以離羣索居爲過。蓋切劘者寡。則怠心乘之。又恐武曾以僕之去。復置古文於不講也。故輒陳近日所得。冀武曾垂聽焉。僕之將遊大同也。筮之得明夷之既濟。文曰。箕子之明夷。利貞。私念昔之聖賢。文明柔順。蒙難而克正其志。以之用晦而明。天殆欲嗇我遇。以昌我文。未可知也。既至大同。閉戶兩月。深原古作者所由得。與今之所由失。默然以疑。憬然以悔。然後知進學之必有本。而文章不離乎經術也。西京之文。惟董仲舒劉向經術最純。故其文最爾雅。彼揚雄之徒。品行自詭於聖人。務掇奇字以自矜。尙安知所謂文哉。魏晉以降。學者不本經術。惟浮夸是務。文運之厄數百年。賴昌黎韓氏始倡聖賢之學。而歐陽氏王氏曾氏繼之。二劉氏三蘇氏羽翼之。莫不原本經術。故能橫絕一世。蓋文章之壞。至唐始反其正。至宋而始醇。宋人之文。亦猶唐人之詩。學者舍是不能得師也。北宋之文。惟蘇明允雜出乎縱橫之說。故其文在諸家中爲最下。南宋之文。惟朱元晦以窮理盡性之學出之。故其文在諸家中爲最醇。學者於此。可以得其概矣。以武曾之才。正不必博搜元和以前之文。但取有宋諸家。合以元之郝氏經。虞氏集。揭氏僊斯。戴氏表元。陳氏旅。吳氏師道。黃氏潛。吳氏萊。明之甯海方氏孝孺。餘姚王氏守仁。晉江王氏慎中。武進唐氏順之。崑山歸氏有光。諸家之文。游泳而紬繹之。而又稽之六經。以正其源。考之史。以正其事。本之性命之理。俾不惑於百家。

二氏之說以正其學。如是而文猶不工。有是理哉。惟怠心乘之。役於妻子衣食。而輟置不講。則其害有不可言者。然吾黨處貧賤不堪之境。尤當以艱貞自勵。不可自夷其明。此箕子所以處明夷之道也。武曾聞之。以爲然耶否耶。相去四千里。信問實難。人旋之日。幸賜報命。并示近製。以補區區之不及。幸甚幸甚。

朱彝尊報汪茗文戶部書

先生曾祖名國祚。明贈太傅。沒當天啓之世。故有關寺擅政語。先生父茂曙。學者稱安度先生。彝尊不敏。言行不足取重鄉里。比來京師。平生交游。惡其姓名之賤。至有患難相援。懿親相目者。登其堂。或避匿不出。而執事無一言之介。揖諸坐客之右。有請必見。規我以道德。繩我以文章。此昔人所謂知己也。遂忘其勢分之隔。而遽以所生之墓銘爲請。執事不拒。灑灑數百言。述先人之行義甚備。且以子厚永叔二子爲喻。彝尊受而讀之。始而慚。旣以感。泫然不知涕泣之被面也。古之葬者。書賁於方。書遺於策。後乃納之以銘。銘之作。必其文辭之工。卓然可傳於後。庶足遺其子孫。而信之百世。近代不然。往往就爵位相次者。列其名以爲榮。不復計辭之工否。故公孤之葬。不乞銘於卿大夫。卿大夫之葬。不乞銘於士。則夫士之不得志以歿。欲求卿大夫一言以誌其墓。抑又難矣。往先曾祖賜葬日。其神道碑例當請之宰輔。是時閣寺擅政。正人皆已去國。在位者率非其人。由是神道之碑闕焉。至先大父卒。亦未克表其墓。自執事銘及先人。而上及於曾祖先大父幽潛之德。廉慎之節。皆於執事之文信之。是則執事一援筆而推賜及於數世。向之所謂難者。請之執事而遂得焉。信夫道德文章之交。其異乎流俗者相萬也。辱諭書法。敬聞命矣。竊更有請者。先母唐家本華亭。考諱允恭。官石屏知州。生平毅然不惑。神鬼佛老之說。有君子之守。

祖文恪公萬歷十四年賜進士第一人。以禮部侍郎掌翰林院事。卒贈尙書。予諡。匪特朝有正人之目。所著家訓。東南巨室。以爲圭臬。其地閥官世例得書。顧執事略焉。願得附書之。不勝幸甚。

朱彝尊史館上總裁第五書

先生以試博學鴻詞科。由布衣授檢討。被命纂脩明史。總裁爲桐城張文和公也。

昨過高齋。值閣下他出。閣者延客坐。案有閣下手疏史目。蓋體例初藁。取而誦之。有儒林傳。又有道學傳。閣下講明正學。探洛閩之淵源。欲爲道學立傳。固宜。然彝尊竊以爲不必也。傳儒林者。自司馬氏班氏以來。史家循而不改。逮宋王偁撰東都事略。更名儒學。而以周張二程子入之。元修宋史。始以儒林道學析而爲兩。言經術者入之儒林。言性理者別之爲道學。又以同乎洛閩者進之道學。異者寘之儒林。其意以經術爲麤。而性理爲密。朱子爲正學。而楊陸爲歧塗。默寓軒輊進退予奪之權。比於春秋之義。然六經者。治世之大法。致君堯舜之術。不外是焉。學者從而修明之。傳心之要。會極之理。範圍曲成之道。未嘗不備。故儒林足以包道學。道學不可以統儒林。夫多文之謂儒。特立之謂儒。以道得民之謂儒。區別古今之謂儒。通天地人之謂儒。儒之爲義大矣。非有遜讓於道學也。且明之諸儒。講洛閩之學者。河東薛文清公而外。寥寥數人。薛公立傳。當在宰輔之列。今取餘子。標爲道學。上不足擬周程張朱。下不敵儒林之盛。則莫若合而爲一。於篇中詳敘源流所自。覽者可以意得。此彝尊前書所云體例不必沿襲者也。狂簡之言。不知所裁。惟閣下審擇之。

陸隴其答徐健菴先生書